

## § 失衡的春天(5)美人計

春日清晨，海風帶著鹹味掠過城牆。

體育館在衛城北邊，米羅在市集用過麵餅與橄欖後，告別希帕索斯沿著石板路步向體育館。

這是他的道場，不只是因為他得了幾屆舉重冠軍或是 510BC 的那一場打敗西巴里斯的戰役，而是他現在肩負著保護畢氏學團的任務。

除了明年奧運選手的培訓，這裡也訓練學團戰士。

館外已有青年在熱身。見他出現，低語如風：

「將軍來了。」

那稱呼半是敬畏，半是崇拜。自 510BC 西巴里斯戰後，這名字便私下流傳。他未糾正，也未承認，只是走到廊柱旁，彎身解開涼鞋的皮帶。動作沉穩，不急不緩。

他把鞋整齊放在牆邊，赤足踏入沙地。

細沙微涼，晨露尚未散盡。他活動腳趾，像是在與土地對話。青年們不自覺站直。

「明年奧林匹亞，」他開口，聲音低沉，「不是去看看而已。」

一名年輕摔角手上前，額角冒汗：「將軍……我第三回合總是氣短。」

米羅走近，握住他的前臂，感受肌肉緊繃與呼吸節奏。

「不是氣短。」他淡淡說，「是心先退。」

眾人靜默。

「在西巴里斯河岸，第一排士兵也會怕。但若退一步，後面的人就倒下。」他鬆開對方，「摔角也是。第三回合，只想重心。把呼吸壓進腹中，再一步。」

他示意兩人對練。沙塵揚起。米羅忽然入場，放慢動作示範抱摔——腳趾抓地，臀部下沉，肩背貼合，力從地起。乾淨利落。

「看見沒有？」他說，「力量不是手臂，是從腳底生出來。」

有人低聲道：「將軍的腳像釘在地上。」

米羅聽見，唇角微動。

「若你們真要叫我將軍，」他看向眾人，「就把勝利帶回來。否則我只是個摔角手。」

陽光越過廊柱，照亮汗水與沙粒。青年們再度撲上前，動作比方才更穩。米羅立到場邊，赤足踏地，雙臂交叉。

戰場與競技場，在他心中，本就是同一片土地。

§

前些日子公民大會後米羅很糟心。

Ponsacus(Cylon 的叔父 代表舊貴族)要求成立會議，守護祖制與公開傳統。這與學團宗旨背道而馳，但是似乎得到不少支持。

北方密探傳回的消息是雅典的克里斯提尼(Cleisthenes)提出民主改革，像春風一樣已吹向南方，在西巴里斯(已被摧毀)地區傳開。

而克羅頓南方的洛克里(Locri)已與北方的塔林敦(Tarentum)結盟，對克羅頓成南北夾擊之勢。

米亞也不省心，幾次的提親都被她拒絕，只說菲拉沒嫁，她也不想嫁人，這關菲拉有甚麼屁關係。

剛才跟希帕索斯用餐，兩人都心思沉沉，被菲拉這麼一鬧反而好了許多。不過，這希帕索斯這麼陽光的年輕人能有甚麼心事？

米羅自己也練了一下，弄了個滿身大汗，穿上涼鞋披著汗水，沿著體育館外的石板路往城東浴場走去。午後陽光斜落在廊柱間，沙地的熱氣仍未散盡，他方才示範抱摔時那股從腳底升起的力量，似乎還在筋骨間低鳴。

浴場在城牆內側，白石牆面映著海光。遠處能聽見海潮拍岸，像某種古老而持續的呼吸。他心中仍盤旋著公民大會的爭辯——貴族、學團、民主風聲——一切都像沙地上的足跡，稍一分神便會被風抹平。

就在轉過一處榆樹陰影時，他看見一個絕色少女，不由得心動了一下。

那少女站在石階旁，似是迷了路。淡色披紗貼著肩線，髮絲在海風中輕揚，陽光落在她頸側，像在白玉上流動。她沒有濃豔的裝飾，只在耳垂垂著一枚細小金環，卻因那份克制而更顯出身形的柔與線條的清柔。

她抬眼的瞬間，與米羅目光相接。

那不是尋常少女的怯意，而是一種帶著試探的明亮。她的視線在他胸膛與肩背停留片刻——那裡仍覆著訓練後未乾的汗水與沙粒——然後微微一笑。

「將軍。」她輕聲喚。

這稱呼令他步伐微頓。

他習慣在競技場上被仰望，卻不習慣在這樣安靜的石階旁，被一雙柔軟卻有意識的眼睛捕捉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仍滿身汗氣，肩膀寬闊而粗糙，與她身上那股海風般的清香形成鮮明對比。

「妳找人？」他聲音低沉。

少女似乎遲疑了一瞬，才說自己是遠道而來，聽聞畢氏學團的聲名，卻不知入口在何處。語氣誠懇，卻在尾音處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顫動。

米羅心中微微一震。

學團。

這兩字本該讓他立刻警醒，可她說話時微微前傾的姿態，與那不經意垂落鎖骨的髮絲，使他心神一瞬間鬆動。多年戰場與訓練磨出的警覺，竟在這樣柔軟的視線下出現裂縫。

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輕時初次奪冠的春天，那種血液湧動、世界忽然變得明亮的感覺。

這不是欲望的躁動，而是一種被美擊中的停頓。

「入口不在這裡。」他終於說，語氣已恢復沉穩，「妳若真心求學，明日清晨到北門外。我會派人引妳。」

少女眼中閃過一抹難以察覺的光，隨即低頭致謝。

米羅繼續向浴場走去，背影依舊筆直。然而他心裡清楚，方才那一瞬的心動，像海面掠過的一道光——短暫，卻足以讓人分神。

而在這樣的春天裡，分神，往往比刀劍更危險。

§

洗了個滿身清爽，米隆在浴盆裡躺著，閉目讓自己徹底放鬆。

眼前那絕色少女的身影卻一直浮現，他甩甩頭，胯下陽具竟在熱水中脹硬挺立

起來。

米隆自己也覺得好笑，自從米亞她娘走後，也不曾對哪個女人動過心，今天是吃錯藥了嗎！

他起身 擦乾身子 披上衣服 穿上涼鞋往北方徑走去。

§

北風徑是一條衛城通往 Neto 河的密道，在北牆靠近岩層裂隙處，平日用荊棘遮掩，密道狹小只容 2 - 3 人並行，前段是上升的岩脊，約 600 公尺，中斷是緩降的橄欖坡 約 1.5 公里，後段是下降的河谷 約 2.5 公里。除了學團高級階層之外沒有人知道。